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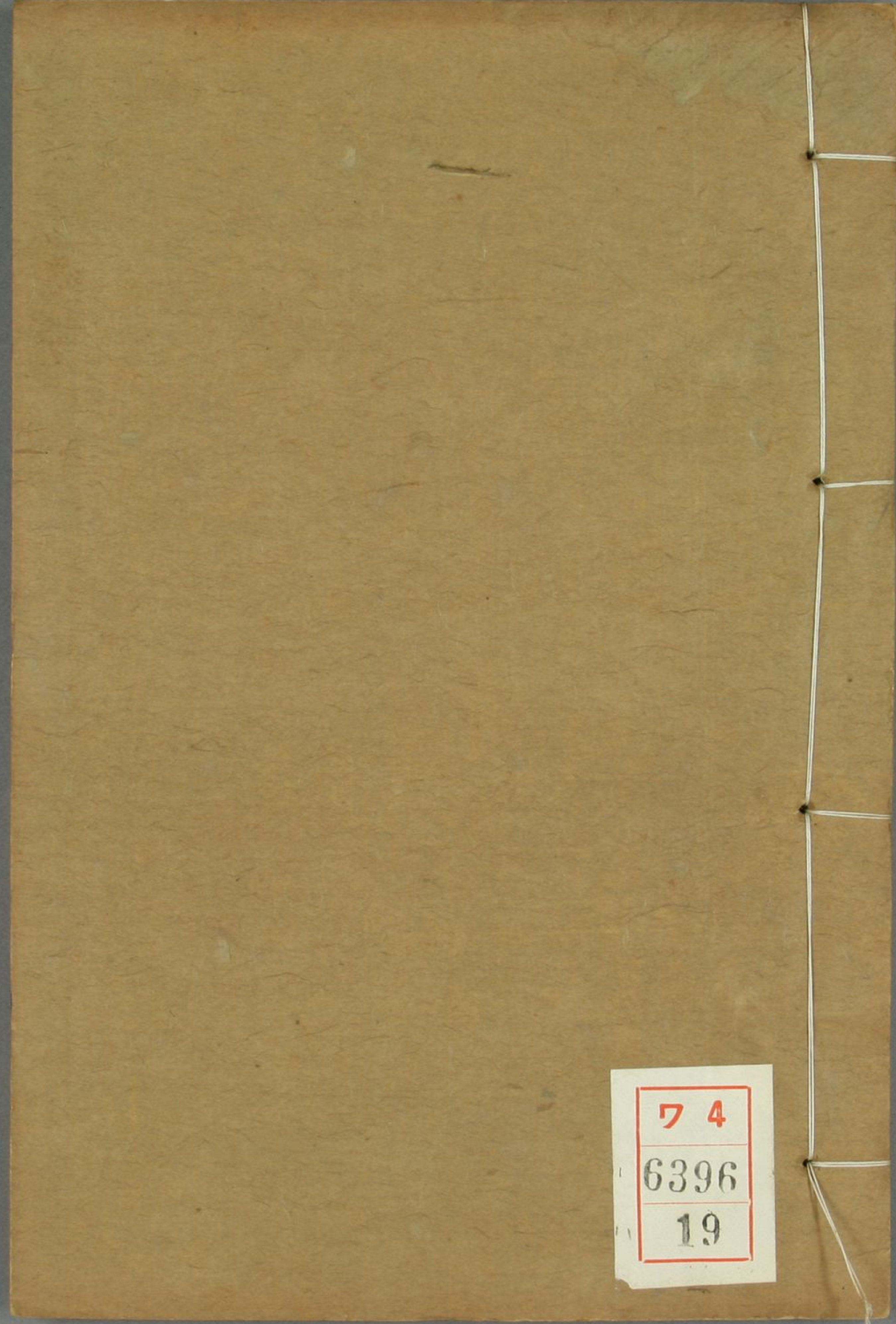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74
6396
1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ajima JAPAN

門 7 4
號 6396
卷 19

古香齋覽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都察院

都察院在皇城之西與刑部大理寺並列稱三法司初設
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即
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即古中丞之職副
都左右各一人僉都四人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
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畏葸貪冒壞官
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

早稻田大學
昭和 25.11.7
購 赤

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

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庫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關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天子狩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

無避凡罪囚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大獄勅下臺推奏當上聽裁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蓋六部有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御史糾劾務明著實跡開寫年月毋虛文從詆許拾細瑣抑戒令其事慎重焉而御史出按復命都御史覆其稱職不稱職以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按鄭注大宰以

皇朝通志卷四十八
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統治萬民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蓋內史出王命外史書令御史爲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焉故亦以書數之卽其數而數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使之各修其職亦贊書也

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涓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

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南臺唐龍朔改御史臺曰憲臺咸亨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御史爲風霜之任初漢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試御史隸焉二曰殿閣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太平興國中以張巽爲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元豐中以御史專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爲

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
察官為監察御史

西漢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漢遣八
使巡行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
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元上都御史臺殿中司記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
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
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
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

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
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
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
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元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
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
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于龍墀之下
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從于豹尾之中而
非若他官可以便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
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

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為眾所嚴憚莫敢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維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於永久者曷可缺歟

都御史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明太祖洪武初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

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事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亦樂鼎革悉

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洪武中命湯和等為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

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洪熙元年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命吏部咨訪可為都御史者以為十三道御史表率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

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職濫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職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職濫及不

稱職舉者同罪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經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儔實係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咻喫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咨訪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廉風絕響敲扑視爲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徒縱饜饕之欲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於虐政者亦旣不啻水火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

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仇清白之異已抑或猥
狗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
郡佐卽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
訪而貪沉酒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教猱人誰則象如
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
轡勒先弛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多驄法吏
用及匪人率作有成不問利民之實效復命考核徒
循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墮民生因而重困茲特
諭爾吏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畀

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
卿寺者無妨薦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爲遞
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於考選時卽加精核在差事
宜悉依巡訪總約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
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槩填稱職以憲綱爲
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
者不待考滿之期卽時叅奏鞠核無枉朕處以祖宗
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詞而失實無叅重
而處輕無置豹虎而問狐狸諭頒之後在內務院衙

門卽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空文塞責朕得於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卽行糾發以溺職治罪嗚呼稂莠盡除嘉禾滋植聿還累朝熙平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又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諮慎核辨言試功抑競獎恬留真去贗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卽悉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

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缺員一概差往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槩題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奪

內閣張孚敬疏昔唐韋思謙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鷹鷗豈衆禽之偶乎宋杜衍爲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爲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

古香齋用夢錄卷四十八
九
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撫巡揚厲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卽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卽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

左都御史孫丕揚責成御史澄清天下疏臣惟天下澄清其象有三無暴征無橫歛合一隅之間間而相安於耕鑿者守令澄清之氣象也不損下不益上合一省之郡縣而相勉於撫字者藩臬澄清之氣象也有道揆有法守合一世之藩臬而相率於廉隅者部院澄清之氣象也三者本於清維貪墨壞之識澄清之路而圖亟反攬轡之臣有難諉其責者皇上欲責御史而澄清矣乎斯隨地察貪當力行焉夫都城者天下軒冕之總會海隅清濁之大本也國門之內某藩臬至篋筐之多幾何矣某守令至篋筐之多幾何矣苟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戶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

也請皇上下令巡視各御史立爲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弁髦法紀者季以爲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司一季之內交道接禮若例者勿問已必計緝獲打點之起幾何人妄餽之起幾何人指稱之起幾何人卽以定兵馬司之賢勞而年終舉劾憑焉歲以爲察則本院持以考御史一年之內贓虛証枉無干者勿論已總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卽以定御史之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果有蹴爾嚙爾甘爲登壠之謀媚與媚竈工於乞墦之計者

聽各御史隨時叅論以清士風御史敢容隱者聽臣等叅論以肅憲體斯考取與考義利欲掩惡而不可掩矣繩都會之貪風巡視御史責成其可緩耶兩畿十三省者吏治汗隆之要地民生憂樂之大關也國門之外藩臬皆有分土問官於轄不可欺以閭閻苟察識之卽知爲廉而爲貪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皇上下令巡按各御史立爲一年三年之察以防羣吏之漁獵病民者一歲諸屬必出疆矣入賀餽受有無過濫遷官餽受有無過濫考績餽受有無過濫時

維出疆卽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科欵伊
孰分外府寺科欵伊孰分外藩臬科欵伊孰分外時
當述職卽旌別之某廉吏也出疆述職無改其廉則
從而賢之某能吏也出疆述職或變其守則從而糾
之議在方面刺無惜於大察議在守令糾不遺乎甲
第胥聽各巡按隨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倘罪過未
盈者官職卑微者量行戒飭以清仕路巡按御史敢
爲炎涼者或有容隱者回道聽者以振臺綱斯一出
入一辭受欲詐善而不可詐矣繩省會之貪風巡按

御史責成其可少乎然澄清本源尤有當責備者外
之撫按兩臣內之部院科道是已一方士風觀於撫
按者也撫按澄清斯境內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四
海士風觀於部院科道者也部院科道澄清斯海隅
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是澄清天下固不當專委藩
臬守令至明矣內外當路胥有世道責者也取與一
苟卽民瘼增向隅之悲矣臣願立爲條目禁革與天
下以共改奢儉不問卽士風有濫觴之誚矣臣願立
爲條目約束與天下以共守撫按以此繩守令卽以

身先之求諸人者有諸已焉部院科道以此繩藩臬
卽以身先之非諸人者無諸已焉澄清關鍵莫要於
此若言清行濁陽儉陰奢外辭內受斯覲顏媚世者
流矣聽科道不時訪究以清士習之本夫然後部院
科道相與澄清於內藩臬守令相與澄清於外將見
人人著羔羊之節在在敦琴鶴之風海隅蒼赤豈不
利賴多哉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臣聞孔子聖人其論
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

卽忠之說也宮之竒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
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
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
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駢淺衰頽甘心
承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
兢兢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
可謂稱職也卽此爲闇昧之心力請除去夫臣無職
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卽臣之稱職彼
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八
事
爲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
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
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
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
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
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
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
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桀
黠者爲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

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
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
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
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恭謁上官輒令行戶隨之置
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
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
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
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忍也曰此
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

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保祿位甚為不便臣年雖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神宗皇

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叅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

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
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
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
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
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沉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
則人不能堪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
天啓二年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
司奉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
追贓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

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
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
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否則卽以
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
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
今天下禍深於邊疆兵連於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
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下卽位以來宵
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以市恩
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陛下渙發德

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
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揚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
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
惕然猛省忽然愧汗翕然同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
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
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
言爲迂濶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
負陛下高厚之恩也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惟御史回道考察

憲綱至嚴也荷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
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
史崔呈秀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掌西臺豈非欲其
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
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
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
臣不別白爲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
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
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

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尙有司應劾者反以賄得薦應薦者多以不賄止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

何人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

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墮間壟斷之賤且
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
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都御史李賓推舉御史疏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
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
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
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
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
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

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
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
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
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
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
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
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
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協於公論自
然得人况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

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
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爲御史者雖未
旌異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而不公者仍論以
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
勸勉矣

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趙貞吉乞止考察科道疏本
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接出聖諭朝覲在邇糾劾
要公自朕卽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
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近因御

史葉某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聖怒以致嚴諭臣
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已蒙皇上薄示降罰足以
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於諸臣並及前
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
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僅
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
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於死矣臣恐
考察之日所司奉承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
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國家安

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小也恭惟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以至於不救此誠可爲戒者我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而已未聞

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聖諭之嚴旣足以鎮狂躁之心而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寬嚴並施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爲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爲皇上尊顯聖名爲國家護養

元氣爲天下愛惜人材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
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
於皇上之前倘蒙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
不度越前代光美祖宗而垂名於無窮也哉
附方正學孝儒御史府記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
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
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
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
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

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
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
獄今賴祖宗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
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
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
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
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
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旣而有勅令臣某記
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

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改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

則去之母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母懼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愾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總督巡撫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侯王而亂唐初以合治
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
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於腹裡或釁起於邊
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與討
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櫻城以自守直爲是惺惺爾若
西邊之也先河北之趙賊西蜀之廖寇江西之華林
及藩濠八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
猖獗震蕩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
總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亡算也

爵並權均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况十數大乎勢分
故也列聖振長策而議聯屬邊方腹裏多設總督以
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頒之勅如一省難作則
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邀其尾或倚其
左或角其右有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
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
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
之者曰多設總督恐多擾則不便恐多費則不便不
知今天下薊遼已設總督矣宣大山西又總督以聯

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南湖廣營
設總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
與兵撻而制莽會耳且兩廣有總督矣閩浙直又設
總督以聯屬事平又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
之食與兵直拉朽而誅浙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河
漕總督得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江西
湖廣之食是中原一總督也卽有師尚詔者弄兵釜
中第合諸路坐而烹之爾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巡
撫鳳陽爾夫鳳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樞

也其地重其勢尊烏可以河漕兼也且古治水者八
年萬里於外又安可匏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臣便
由是言之則邊海增兩總督足矣鳳陽增一巡撫足
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總督不
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抗總督之命若川
雲總督當駐滇或兼巡撫閩浙總督當駐浙或兼巡
撫尤屬省便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中原當駐淮而
江北巡撫當駐鳳陽此大聯屬勢也而鄖陽贛州之
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問總督軍

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始也總兵官悉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己之變敵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謙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淵恭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於兩廣石璞於關外王來於湖廣侯璉於雲南然事平則罷又繼是而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以贊理爲云又繼是而爲任官矣成化六

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矣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爲任官夫議者秉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手和混內外援構隱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飾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役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援以爲例其必有慎而馭之則可矣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太祖不欲以重臣令典發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

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起京議事蓋不欲疎逖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纔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憲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典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羣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參殺之然表裏異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是近年失事并罪撫臣誠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愈施矣夫

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不爲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則其爲毒又不可勝言

內閣張孚敬疏臣嘗聞胡世寧議云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敕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

嘉慶朝明倫彙編 卷四十八
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
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
一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
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
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
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
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
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敕一般行事其在邊
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裡不爲貶抑年深

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
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
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爲躡等蓋先必如
此廣雅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
能脩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國家久
安長治之計

大政記云景泰二年太僕少卿黃仕雋言巡撫重臣
三司所行多被掣肘況久或變節怠終乞總敕大綱
無親細事惟從輿論無執私見其事安民安之處可

以無設三司權本重巡撫初設便多齟齬尤不便於
武官故石亨奏罷此黃少卿有激之言天下承平既
久官箴漸替事未必安民未必安則此官不可少惟
須得人以老成靜重為主得風力御史佐之尤佳風
力者何行於大奸大貪故曰持斧斧缺爲貴循故事
塞責完而歸之京堂開府肩摩而上矣

西垣筆記

洪武辛未敕皇太子巡撫陝西巡撫之名始于此
建文元年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

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
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

洪熙初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至宣
德元年二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
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
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概爲大理寺卿同四
川叅政葉春巡直隸及浙江諸郡此設巡撫之始
凡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事
畢復命或卽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

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碍定
爲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
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備提督邊關
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特設
提督總制地方不迴避本省開封人許廓以工部左
侍彰德人王彰以右都俱巡撫河南兗州人樊敬以
右通政鎮濟寧濰縣人劉應節以刑書特赦開膠萊
河張學顏梁夢龍等以直隸人總督薊遼
景泰初給事中李寔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

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
能相恤子女遠違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尙遺
此慮無子者更有可矜乞敕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
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此巡撫塲家之
始

督撫帶風憲之銜不獨地方利弊可言卽朝廷大政
無不可入告萬厯中晉撫魏允貞惟撫李三才皆極
論天下事讀其奏疏卽科道亦不多見也又王岳爲
劉瑾所逐山東巡撫朱欽極言之瑾罰米三百石而

不能罪後乃寂然矣

監察御史

正統四年十月諭禮部都察院朝廷建風憲任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肇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書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爲言遂敕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以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定風憲事體著在簡冊者悉載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

出臣下所自增者並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爲重敕有司嚴選務在得人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見行事宜爾部卽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故諭

嘉靖敕諭朕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以意然欲民安又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命

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爲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憑黜陟實效未臻況近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免有匡贊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爲條目爾部院便卽刊布開示於後
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我皇祖成法盡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導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我

百姓

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父恭事長上和睦隣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

畔桑者衣食之原一家之中賴之上奉先祖父母下養妻子八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于耒耜織者勿惰于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飢寒之苦

各處但有荒蕪不種之地著招貧民自種官給與牛

具種籽不徵稅糧不許豪強侵奪及官豪人等有違一體奏來治罪

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

諛農害義蓋莫甚于釋氏之徒今尤甚焉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真信無疑漫然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盡去恐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

著還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轉移如一府中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核

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克盡職以爲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著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得抗違以爲身先之道敕內所載某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獎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

否者若朝廷訪知決不輕貸如敕奉行故諭

嘉靖六年署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申明憲綱條約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接方

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諛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諛者吏兵二部卽坐罷軟則繁文去而實效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叅究則郡邑

皆得遍歷而奸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汗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

體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職跡顯著者指實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概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概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寬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

後巡按自巡補官護印阜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擅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奉旨卿所奏修舉憲綱事件皆切於恤民圖治要務便行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務要著實遵行若仍有蹈前弊虛應故事的堂上官查舉降黜

右都御史汪鉉申明條約 一精考察今後巡按御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田野鄙夫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問事事細察毋惑於一偏毋膠

於一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考 一謹官防巡按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扛不過百斤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繫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抬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

受 一嚴督率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眾伺候遂各託故專於省城安坐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督各官遵照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輒便回司如敢故違卽行叅奏 一戒奢侈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于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舡監生吏典承差

陸路并騎驛驢水路應付遞運舡並不得打抬四轎乘坐座船如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乘站船而乘座舡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臣等查訪得寔叅劾治罪奉旨覽卿所奏深切時弊都准行左都御史孫丕揚內臺定規疏臣等竊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爲天下先百寮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釐爲百寮倡臣不敢遠舉目今掌

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爲乍掌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爲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會之首善也相習爲月易季易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不揚舊臺臣也猶能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少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爲言路開繫禮樂刑政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邇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

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之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掬委掌管一年爲滿卽准算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逾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

志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
之按差臣惟兩京為根本重地十三省為紀綱專司
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特稱隆重故事御史之按巡也
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
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
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
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
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還方不
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原籍不易處焉差解躐

等人乏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
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自奏
青驄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
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城巡臣觀居重要地孰
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誼關設者事有奸
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坐舖
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
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饋送嘉靖間例
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

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司善惡何莫非御史事
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劄一年憲
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
鼠收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爲
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蝟冗之穀絲蠶食之輻輳冀
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萬
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上答旨這所議有裨憲體著
著爲定規以垂永久

巡城要領

巡視南城湖廣道監察御史方震孺疏臣考前代畿
輔之政大都統於京兆而我朝則兼用五御史意深
遠哉蓋五府六部環集於輦下民無所知知有巡城
御史而已侯王保傅赫奕於長安民無所畏畏巡城
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忿之爭俗而米鹽瑣屑之事
非質之御史不了也暫而徒步之相搏久而畢世之
深讐非質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而翻雪之奸布地
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而發其覆也豪璫巨族炙
手熏天可以一語折服之無敢譁依城馮社深根固

卷四十一
帶可以寸檄招致之無敢拒然則巡城之任甚專矣其權甚重矣故臣不遑舉其枝節而但求其本源曰城規不可不肅也城禁不可不嚴也城員不可不慎擇也巡方者例不得攜家屬例不得受私書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悉終日拜客終日應酬蓋交遊雜沓則神氣日分竿牘旁通則面皮難冷嚴於外而寬於內豈用御史之初意哉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頗聞我皇初政都門白晝無敢持帕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捏謠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

見一時振刷景象今漸茂如矣卽如經畧繫獄而靈濟宮一弟一徑椎鑿之聲四聞又臣搜假卽時無意中得山人莊士元文書一卷皆係罪璫戚畹之辨揭而其他一二尺牘深有可疑訝者乃知山人墨客慣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通神大爲悠謬之口此輩不驅除巡城者不得謝其責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堂奧也而親民之官獨兵馬指揮耳往時司官題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司無差別也竊以爲各城坊官亦當以考選遺珠充

之其體貌陞轉與司官等豈惟司坊卽宛平大興二縣亦當用甲科而治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總之有官不可以無法有統不可以無輔有官有法有統有輔而所以治京師者過半矣

各差建置

自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御史臺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一人以上並係言事官監察御史六人亦曾許言事後來止察事

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竊謂過矣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嘗謂臺諫之行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其疏數當論其緩急不當論其早暮御史差委在內則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祿清恤鹽課在外則巡按清軍刷卷巡監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遇有征行則特遣監軍紀功

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

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繼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會典不載

宣德二年差御史各處清軍後革歸右布政

舊制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景泰初給事中李瓚以爲

言遂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罷兩淮長蘆巡鹽河道命巡按官兼理正統三年令每歲各差御史巡視景泰元年差侍郎一員清理淮浙鹽法取回御史三年又令差御史二員於淮浙巡鹽

舊制屯田俱增設僉事一員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屯田正德二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二員經理各處屯田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御史兼視成化九年始專設
鹽御史

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
仍照洪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
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
御史復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
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
視御史一員令仍前督理陝西茶馬兼攝川湖等處
地方

嘉靖中都御史汪鋐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
大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
保薦官屬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勅
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
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
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為令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固即其
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今巡按百
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為集知

非昔日之詳也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向於喜怒夫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塞矣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

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爲令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任事謫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卽黜之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牘誤書姓自陳改正宣宗謂吏部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趾大蠻縣知縣

嘉靖間金符巡按山海關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不置辯詔回道考察謫河南鄧州判官

天順間御史李蕃楊璉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上聞之大怒俱令擊問

仍降勅申飭以後有司迎送路跪甚至鼓吹放炮開門一如制撫則萬厯以後事也

宋王炎雙溪集云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嚴於其大而畧於其小也以爲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劾炎竊謂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法炎昔在荊州聞南軒先生有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

微如簿尉縱有姦賊爲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
至論也

宋魏鶴山古今考載通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
監察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監郡六
國亦有之非始於秦漢省其官

提刑按察使

宋文恪訥曰考今提刑按察周命擇人以巡天下之
遺意也自唐虞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於諸侯至周封
建廣五載巡狩之禮弗克行而擇人之制始興蓋以

道國之政事而使萬民和悅秦起廢周制漢興雖不
能復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於上無擇人之名
法擇人之意逮孝武初置部刺史以六百石之微而
察二千石之尊卑其職使自厲重其權使自行誠一
代美意良法也綏和以來制不遵古始更部刺史爲
州牧職重權專遂流爲藩鎮之弊而古制泯矣夫按
察始於唐提刑始於宋唐則三年以遣使宋則諸轉
運以兼職名起於近而意沿於遠也皇明旣一四海
卽分天下爲十有幾道立提刑按察使司有使有僉

周適四方巡行風俗上以宣帝命下以求民瘼按其
官吏能否而進黜之本唐虞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
此我國家統紀之有經歟
唐置觀察使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
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巡察
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改十道按察使開
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
末年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皆
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請置諸路按察使疏臣伏
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
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日月人之能否都
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
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弱
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
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
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揀其
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

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

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元于各路立行省中書以總大政即今布政使也又立行御史臺以司糾劾即今按察使也至元中議以行臺隸行省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采蕭然亦無復可望矣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謂之外臺與都察院並重故大明令按察司都察院並列不視之為外官也洪武時

諭曰治吏之弊莫甚于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
府州縣官于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
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兼問糾舉建文中改爲十三道肅政按察使永樂
中定今制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察官刑
擒治貪酷禁詰強暴平讞刑獄雪理冤枉以振揚風
紀故當時巡歷所及貪墨之吏伏首受法民因爲之
一甦迨後撫按之權重而憲司僅爲承行之官此吏
職所以日隳也

嘉靖十二年閣臣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
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
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
多事姑息巡按故縱按司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
之

景泰三年十二月降湖廣按察司僉事黃潤玉爲直
隸和州含山縣知縣以巡撫右都御史李寔考劾其
不諳刑名也

召對王副憲紀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志道奏內臣越

職一疏云竊惟皇上差委內臣不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議也邇年以來叅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曹外則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六曹卿貳今則糾輔臣矣此臣所謂越職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但責之以叅贊廷議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其職掌若使內臣糾劾方面以侵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卿貳執政浸浸乎

口含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楊園之道猗于畝邱言自卑而高也夷陵之漸日甚一日始而忌芻馬終而俎堂廉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救也豈入告我后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耶臣仰見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輒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

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
劾密察各有本末至明也就內臣中間有奉法循職
者擅權越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
以成日月之明臣仰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悉羣臣無
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者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
猶可引分自安或薄示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
司下詔獄如馬思理高倬王忠孝孫肇興等寔無不
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網爭
之以速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

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于此必極力擔當乃或
可自安如再默默憤憤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諠諠諭
留之意哉內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構鬪
已極固廷臣之患亦非內臣之利也雖然猶可言也
士氣易激亦易靡名義易爭也勢利亦易合也自今
以前固患其爭自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
化爲稱頌不可言也履霜堅冰田來者漸不見其形
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睿照如神何隱不燭豈待
莛言抑臣心所不安不敢有隱于君父之前且備員

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卽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八日庚午上召輔臣等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及京營總督協理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上御文華殿諸臣于門外行叩頭禮訖上尋命卿等進來諸臣肅班而入東面鵠立上首召王志道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論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昨王坤疏有旨責他

率妄大體已存了如何又牽扯許多說內臣叅的處了叅內臣的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爲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別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卽如王忠孝臭爛米豆人馬都吃不得他所管何事這樣的叅來該處他也說是爲內官處了還說他臨訊時不能具一食一文他若無情弊爲何肯放這樣米豆又如爲草場處的爲軍器處的都說爲內臣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廠已幾次從寬僅止降罰盜甲廠這番軍器着寔不堪所以重處

那安民廠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廠臣內臣劉守乾也
是一同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爲內臣又如修整城守
軍器正是先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
開可不誤事胡良機巡按宣大二年不爲不久撫賞
大弊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總是借一箇題目
湊砌做作落于史冊只圖好看一味信口誣捏不顧
事理但凡叅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隨他溺職悞事
都不誅處這是怎麼說志道奏曰神聖在上豈容內
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鑒

知止爲近日內臣叅劾漸廣諸臣受罪者多外庭皆
以申救責備輔臣臣知無不言不敢不採外廷責備
之言入告及輔臣爲王坤所叅舉朝皇皇爲紀綱法
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中
外有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聞海愚材自以爲輔臣
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旣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
臣其爲法受罪諸臣風雨露雷無非皇上之教生死
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爲諸臣出脫至臣疏中
不能詳慎語多謬悞罪當萬死時志道說謬悞二字

語音不朗上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延儒代奏曰謬
悞上曰有這許多謬悞來你在朕前便說謬悞書之
史冊就不謬悞了上又曰爾爲憲臣從來有何建白
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上再
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寔當今急務此
外未敢及上曰爾前疏只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糧不
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許多說話不論
該處不該處一槩都是爲內臣難道朝廷政事都是
內臣做了你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

道麼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只因內臣在外
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許多說
話分明遣內臣一事先前面諭你都盡知今故意借
箇題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之極多頃上
曰前年敵薄都城下那是誰致的諸臣就不說了文
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寔心做事只
是一味朦朧誘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原出一時權
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果肯做事
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鄭以

身列傳卷之八
三
偉徐光啓等同出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
率無能在內部院各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盡
心修職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繁興皇上萬不得已遣
出內臣查核邊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屢諭甚明
外廷皆知今于皇上原無不頌服只是臣等罪狀多
端所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臣等不能申救不
能執爭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了伏望皇上
特賜優容外廷愈知感頌聖德上色稍霽曰朕昨在
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卿等甚明他這等議論正是

借好名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他輔臣延儒奏生殺予
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挾制適蒙聖諭詰責王
志道種種誣捏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
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
臣等溺職臣等原是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委曲
寬宥外廷人心自皆帖然決不敢再有煩囂擾聖
懷上曰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
一箇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若何此是何心似這
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麼上徐命輔

臣承旨歸班上嘿思久之曰疏中誣捏款項還說不盡本該拿問念輔臣屢次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上召吏部尚書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書李長庚兵部尚書張鳳翼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張延登同出班跪上曰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這樣怎的好官肯愛百姓卿等新任須把舊弊徹底清釐情面一毫不顧纔

用得好人纔盡得職掌若別人說的就用自已漫無主見大悞事情朕前日爲兩部尚書費幾許推敲纔用卿等二人須能革去舊弊用好人才爲國家任事纔不負委任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尤最緊要吏部十三省一省一人原爲要知那一省人才其寔名雖爲公實未必然他們何曾用心遴訪到了用人的時節仍舊南直不知北直北直不知南直今後若司官不堪有徇情的作弊的有抗違的就要叅來不要說堂屬一體只徇情面若見有人向部裏囑托把持

也要據寔來輔臣延儒從傍奏曰吏兵二部須是
自己能察別人不怕別人察方能任怨任事上曰各
盡職掌朕自鑒裁浮言豈能動朕臣長庚鳳翼奏二
臣皆自田間特恩起用敢不盡心圖報今蒙聖諭督
率司官如有不遵的自當叅奏臣等或有錯謬望聖
明寬宥至于情弊不敢曲徇上曰情弊須從卿衙門
清楚用人須要自己主張若推那一員官俱憑人說
就用或只憑鄉紳保舉這都不是就是其中也有人
地相宜的畢竟還該從公慎擇若一味聽徇又何消

要部裏今後不許只據舊訪單塞責及情面囑托這
樣事情一定重處這是甚麼時候內外種種多故大
小臣工也俱不能辭責推用人才俱在卿等兩部源
頭清楚用人自當若是人才那一個不堪就是那一
個源頭不清卿等責任豈輕如今所做的事都是天
事謂之天工須着盡心纔是若只循舊套推陞的幾
個官不過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要尙書何用又如吏
部情弊極多正該責成司官稽查覈察各樣事體不
可但委吏書臣長庚奏吏書之弊只有小官至于大

僚皆臣等之責不敢有諉其諒訪舊單近奉明旨不得濫用以後務要新行諮詢仰體聖懷臣張鳳翼奏當今東事未靖寇賊交訐只因將不得人此皆臣等之罪推官一事向來武弁原有鑽營皇上神明在御此弊竟無上曰一毫情面不顧徹底清起纔能用幾個好人若就說無弊怎能得設先年職方司郎中方孔昭有一個總兵求推謝銀三千兩這是怎麼說到地方自然剝軍了卿等身為大臣須要潔已率屬上又諭張延登曰都察院風紀重任表率那御史巡

按是朕所行不能到的要他去巡何等關係御史巡方賢否全在考核如今一概回道稱職只憑河南道一本文冊說舉核過文武若干積過穀石若干舉過節孝若干便完了事就是地方有悞事的有奉旨着回道嚴加考核的還要替他委曲出脫或說是前人的事不是他任或說是前行各樣事都好只因一時偶悞將就罰俸降級了不肯處一個成甚麼憲體臣延登奏天下百姓窮困全是吏治不清御史激揚無法臣見奉不時叅處之旨不職者卽行奏聞決不敢

從寬上曰只要當不是從寬果能有實蹟的是稱職若無大錯亦無大功這是平常如有地方失事平日本無整飭或隱漏不報或糾舉不當這就不稱職了如今連平常的也沒有都是稱職有些過失又替他解脫不擔勞不任怨都察院如此落得做個好人御史怎肯盡心那御史差出去處一應吏治賢否俱在舉劾若一失當下邊怎了臣延登奏不敢不嚴加考核上曰考核須認真查核若只憑河南道文冊不過故事臣延登奏案呈須由河南道臣當另行多方採

訪不敢全憑他人文書上曰卿是此院新任自能盡職如以前這都察院都着實不堪昨日卿上一疏專講御史陞轉可是御史陞轉不去是第一緊要麼每見新任都有一個條陳其實只是套子不拘得個溫旨嚴旨就是臣延登奏臣昨本非敢徇情只因目前二月該推陞之期前奉旨御史差上者不准陞在籍者亦無多人此本不得不請旨遵行上曰考選科道祖制極是慎重不論方隅不拘甚麼人都可教他做只要取歷練老成蓋為老成則自然正直誠朴沒有

那虛寫詭詐的事情了如今的考選只憑那一篇文字你們中過科目的文字原是會做專考他何用試御史原是試他才能果堪方纔實授今做了試御史就必定實授再不下來了科道陞慣京堂視為捷徑就極不堪的也陞布政按察兩司去了陞知府的都少這是怎麼說上又諭三臣曰文武本原在吏兵風勵在都察院責任不輕且莫說用的都是賢才但六部都察院七員都是賢才便能治平如今邊疆蠢動插酋挾賞流賊蔓延何等時候文武諸臣不求匡襄

實績單借虛名張大其說落于史冊昨九卿公本科道公本詹翰公本內中也有不願列名的也有是寫上若不着上名就不是了王坤疏來有責責他妄言已存體了王志道疏內許多誣捏着實不堪奉旨詰問回奏纔少平些臣長庚奏皇上屢諭甚明遣用內臣爲兵馬錢糧不得已而用近因王坤一疏衆論閣臣及在廷諸臣出於兵馬錢糧之外不但諸臣不能仰體皇上遣用內臣之心王坤亦不能仰體皇上不得已之心所以具有公疏至于王志道今語激切無

倫誠爲有罪但言雖有謬心實無他伏望皇上寬宥
至於有罪者不獨王志道一人臣等俱爲有罪統候
皇上寬宥上曰卿等公本意在存體防微言已明白
國之大臣朕所倚仗不可如小臣輕佻不諳事體借
個題目就做起來今大敵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如入
無人之境尚可謂中國有人麼這個不羞不憤却羞
憤別事臣長庚奏聖上屢諭甚明自有聖斷臣等自
宜靜聽聖裁其王志道回奏因威嚴之下言語瑣瑣
冒瀆臣等都說他不是總之諸臣爲求寬宥之意至

於聖上不得已之心閣臣嘗傳於臣等盡知在外小
臣有不盡知的所以過疑又諸臣之罪俱有本末各
曰不同上曰面諭已明不必又說上又召六科十三
道吏科都給事中劉斯垓等河南道掌道御史李日
宣等俱出班跪上曰爾等俱是言官以言爲職若條
奏切實有裨軍國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
路閉塞又說似通而實塞你們議論不管行得行不
得只條陳一本塞責還有只爲情面賄賂的成何言
官就如各處兵馬錢糧那一處不差爾等查核何曾

肯摘發奸弊到壞了事又身處其外要差爾等何用
平日且疏每隱顯閃爍就是叅一人也不指他實蹟
薦一人也不指實他名節都故意如此還有做的不
好的就是叅堂官一本叫他不便考核吏科都劉斯
塚奏臣等職任言路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
曰有聞必告這一句話是從心裏說出來是從你口
裏說出來你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那疏中所說
之事不相干言官爲朝廷耳目不聰明諸事俱廢了
自己作弊到說別人作弊自己壞法反說別人壞法

豈成言官以後如有把持囑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
有祖宗之法在上命起去科道俱承旨歸班上曰方
今多事之秋大小各官通要實心實意做事諸臣盡
出班跪上曰旣做一官就有一官職掌件件都該憂
思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不可借一虛名張
大說去徒滋煩瀆輔臣延儒奏目今時事多艱各官
本等職尙料理不來那虛名空言有何益於朝廷適
大小諸臣欽奉聖諭自當儆省惕勵實心營職不敢
輕率紛擾只臣等才力庸淺雖辦事閣中此心不敢

不盡其實毫無幹濟上曰卿等匡贊居多近來言官上疏動輒說知票擬也只是擬得候朕裁奪難道擬了就是了何不竟說是旨又說個擬字今言官見一旨意就問道何人票擬最為可惡輔臣延儒奏臣等職掌正叫做看詳章奏一應旨意都是聖裁王言臣等也只是稟承奉行上曰這個也還論事體如何有可的卿等贊襄有不妥的卿等匡救卿等在外邊聞見真至於只說卿等票擬難道竟不候朕裁奪輔臣延儒奏外廷人情揣摹議論票擬一節果是有的大

抵或因奉了嚴旨或所言不行就議論到票擬上來總是借名責備其實臣等都全不照管上曰若是照管就沒有這些話說又如朕所裁的便說是中旨中旨兩字是怎麼說是從宮中傳出來的是不應從宮中傳出來說這不可解輔臣延儒奏這個議論到是沒有那中旨之說還指數年以前恭惟皇上御極乾綱獨攬事事親裁不惟臣等深服即外廷亦毫無間言輔臣溫體仁奏果然外廷絕無異議輔臣溫體仁又奏閣中看詳原稿密勿外廷何由而知輒傳係某人

票擬這都不是通應嚴禁上曰正是內閣舊制原不許外人擅入前卿等曾經條飭就是跟隨人役也都有限制如今還要嚴謹上謂延儒曰卿職掌甚重今後中書等官與跟隨下人都要着實申飭有不遵的叅來重處前日如童夢蘭這樣的最為可惡輔臣延儒秦外人自可譏防這是該閣中供事員役所以防範不到正是臣疎庸之罪上曰以後嚴飭中書等官不可容留這等員役在內輔臣延儒承旨歸班上曰方今民窮財盡各處盜賊生發都是從東事起必須

東事平了百姓方可安寧這個事不做如何專做題目圖個名色好聽輔臣延儒奏各官好名之念果是有的皇上待之有道自然無名可沽上命卿等起來諸臣承旨歸班上命賜茶諸臣出殿門外叩頭謝恩而出至二月初九日奉旨王志道風憲大臣輒敢藐玩屢論肆臆誣捏借端沽名臣誼安在本當重處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目今邊疆多警民困時艱朕哀日夕靡寧大小各官俱宜洗心急公修舉實職以副委任不得挾私紛擾徒淆國事以後有違的嚴治不貸

召對劉總憲宗周紀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九
日上常朝畢有旨傳內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官
及起居記註官來中左門召對賜各官茶餅午刻上
出御門各官行叩頭禮畢上諭九卿科道公議督撫
去留處分限五日內如何不見回奏各官皆出班俯
伏吏部左侍郎王錫袞奏二十三日奉旨公議督撫
次日卽傳知會約於二十七日集中府會議二十五
日大選二十六日家臣鄭三俊偶病未出止移文各
衙門令具議單送臣部酌定今單尙未繳所以稽延

上曰時事甚亟如何可遲今日就於直房公同確議
禮部尚書林欲楫奏要地督撫關係甚重議去一人
必先就近擇一堪代者如未有其人而遽議去者五
日京兆恐誤封疆上曰前有旨諭選才望堪任的卽
推不得聽人規避有不堪的卽時更換總要大公至
正可作速確議上又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吳
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
言之不當或言之過切又蒙皇上一概優容以致諸
臣忘其愚賤輕有聒瀆如同官姜琛干犯天威亦皆

臣等之罪但姜琛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多病伏望聖恩寬宥上曰目今賊兵內犯將及兩月既不能截之於外又不能勦之於內任其焚劫淫掠慘不忍言爾時聖容惻然垂淚曰朕無面目見爾等只以優容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蕃奏內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常不納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時大臣有庇蘄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者言路欲攻之不密大臣先請上申飭上不悟也姜琛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

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尙當焚燬乃

屢覓奏章不得不於姜琛疏上一問吏部侍郎蔡奕琛會校與常御

史成勇察之下撫按察經年不敢問科臣袁凱孫季澤力糾逮之至京復捏二十八宿錦囊計邪說希歸罪刑部審明擬奕琛戍發遣後復捏二十四氣匿名帖託其親官全吾者揭之皇城內外前此為枚卜處分六人此番劉公公皆氣中人蓋已深中其毒矣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

不正如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

精神都不要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

中誰無忠義誰無廉恥但不肯奮發任事都是一味

浮泛瞻徇麟徵奏皆由用人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

委實不堪言官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部覆必詳細分別某人應留應去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諱言官只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上曰已屢有旨了麟徵奏頃能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位妄言第該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貴

備首輔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埰無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上曰能開云假託機密陰行讒譖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明起來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安民上嗔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戶科廖國遴糾宣督江禹緒委卸御史周燦請逮不用命行間諸臣御史楊若橋舉湯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賊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向年倡說天

主和說蠱惑中國人心堂堂中國止用小伎禦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脩明賞罰安當使人心震悚庶幾闔外用命可望成功上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皇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上曰督撫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有一段才幹不是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

周秦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寇兵以致軍心渙散上曰知道了戶部尙書傅淑訓又救熊開元姜埰上曰面諭甚明不必申救宗周秦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乞赦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於聖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擴聖度於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臣宗周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疏冒瀆蒙皇上不

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實甚於
二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
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於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
有朋友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
廢之列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
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人臣見
有無禮於君者卽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
衙門你說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瀾亂
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謹請

罪上諭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
他比例似爾復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
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申救蔣德璟吳牲
言之尤力刑部尙書徐石麒奏臣在直房與同召諸
臣商議熊開元姜埰有罪仰于聖怒臣等宜代爲請
罪叩頭乞恩侯聖俞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
隨卽申救語言戇直若論起事罪實由臣伏乞皇上
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宸
奏劉宗周申救姜埰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幸逢聖

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美
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尙
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清執素著即如臣受事之初宗
周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整釐部務在端本澄源
臣服膺其語但於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方
今多事之時老成當惜伏乞聖明寬宥上曰熊開元
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主使之說先有
大臣密揭熊姜
二人在北司已嚴刑問主使之入
上諭但打死有我作主不妨語兵部左侍郎馮元
鸞哭泣救爭衣袖盡濕金光宸又奏頃臣聞皇上諭

熊開元疏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硯直容
也不會與熊開元實不相往來宗周與臣同官臣極
知他就是前日恭聆至上面諭不但姜琛熊開元二
臣有罪臣等俱有罪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邊與
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上面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
披納牖之益其實從君德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
頓即皇上所頒憲綱見在奉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
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寒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
着議處光宸奏臣忝風紀之地每與宗周言要天下

治安全在撫按若撫按盡得其人天下太平宗周爲
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是振肅的皇
上若是留他這個老臣願將臣罷斥臣如有一字之
欺願甘斧鑕工部尙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同出班
力救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周金
光宸先出候旨爾九卿科道在直房議來奏時已過
酉諸臣入直房會議督撫去留處分事隨列單恭進
傳諸臣各退召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
擬罪卽奏閣臣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救首輔言詞

甚婉蔣德璟曰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
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
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閹門德行朕亦
不學他吳姓奏皇上當學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
唐太宗巧於取名上問怎說姓奏人臣敢言的用之
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人臣太宗本不喜魏徵故
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
數字時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以病註籍次蚤上疏
云爲聖度本自如天憲臣去國可惜伏乞俯賜轉環

以光聖德以重風紀之任事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爲更置也邇蒙皇上起劉宗周於廢籍而爲風紀之長臣適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加額以爲聖朝美政及臣北上見其經過之地人曾望其丰采及聆其語言又無不轉相稱說以爲慶幸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近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語詞過激衆爲之危仰賴聖

度寬容不加嚴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冒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堯舜闢門之心也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近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爲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外邊內賊相因益熾自舊臣登用始知人間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爲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及黔落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僉憲臣金光宸冰蘖爲心薑桂成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

如讐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京師者類能言之幸於摧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在朝廷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矜其小過錄其生平尤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於國是不小矣臣患病伏枕因思大政所關不避斧鉞倘蒙皇上留二臣而罷斥微臣即死有餘榮矣上令部議處罰俸三

月又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襆被出順城門金公降調門艱歸徐公石麟亦投劾去

古香齋夢餘錄卷之四十八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羅兆駒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